

星光照西陲

记我党第一支航空队的前前后后

吴其南

战士出版社

星光照西陲

——忆我党第一支航空队的前前后后

吕黎平

战士出版社

星光照西陲

吕黎平著

战士出版社出版

*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5 $\frac{1}{2}$ 字数95,000.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9月第二次印刷

书号：10185·28 定价：0.50元

继承革命传统 重视人才培养

——《星光照西陲》序

沈阳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同志撰写的回忆录《星光照西陲》，着重记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陈云等同志组织一批红军干部在新疆学习航空的事迹。全书洋溢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培养有科学文化知识建军人才的亲切期待和谆谆教诲，反映了红军干部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刻苦学习的情景，读来很有兴味。

作者吕黎平同志是当年新疆航空队的飞行班负责人和中共支部书记之一。他以亲身的经历，丰富的史料，生动忠实地记录了这批红军干部九年的战斗经历。这本书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研究党史军史，提供了一些新的生动材料。

《星光照西陲》反映了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在甘肃西北转战四个多月失败后，陈云同志根据党中央指示，把西路军到达甘肃新疆交界星星峡的四百余名幸存者接进新疆省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利用新疆省边防督办盛世才同我党的统战关系，组成“迪化新

兵营”。这个名为“新兵营”的部队，实质上是一所有炮兵、装甲兵、汽车兵、通信兵和军医等多兵种组成的军事技术学校。之后，又选调四十多名青年红军干部，进入盛世才的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维护。经过四年训练，培养了一支有飞行员、机械员组成的航空队。一九四二年秋，盛世才在蒋介石唆使下，发动“九·一七”事变，非法逮捕我党在新疆的全体同志。在陈潭秋同志领导下，大家在狱中展开了英勇斗争。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陈潭秋以及毛泽民、林基路同志壮烈就义。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同志利用国共谈判的机会，大力营救被国民党关押在新疆的同志，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获得释放，胜利回到延安。

《星光照西陲》的出版，在培养人才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教育意义的启示。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培养人才方面的远见卓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发扬光大。《星光照西陲》热情歌颂了陈云、邓发、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我军还处在弱小的条件下就高瞻远瞩，千方百计地造就一批有科学文化知识的现代化军事人才的业绩。一九三六年十月，我西路军幸存者进入新疆时，正是我军从三十多万人锐减成三万多人的最困难时期。随着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我军急需扩大，干部奇缺。陈云同志立足全局，从我军长远建设的需要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略上考虑问题，精辟地提出：“我们不能光靠步枪、刺刀，我们也需要

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来打击敌人。现在没有这些武器，将来总会有的！等有了再去学就晚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培养人才。”“如果我们这四百多号人，每人学会了摆弄一两件机械化武器，再回延安，一个人带会十一个八个同志，这对建设我军的技术军种，对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将是多大的贡献呀！”为了学好文化，打好学习机械化技术的基础，陈云同志号召迪化新兵营全体同志，“拿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劲头来，向文化进军！”

在陈云同志号召下，迪化新兵营成了文化学校。从军长到炊事员，大家争分夺秒地学习语文、算术、历史、自然、地理等课程。经过半年突击，使文盲“识千字以上”，初小文化接近高小，“都成了有文化的革命军人了”。在陈云同志竭尽全力的筹划下，在邓发、陈潭秋同志精心组织领导下，凡在当时新疆条件下能开设的各兵种课程都开设了。正当八路军、新四军以“小米加步枪”，甚至大刀长矛同日寇战斗时，在迪化响起了我军指战员操纵大炮的声音，浩瀚的戈壁滩上奔驰着我军驾驶员驾驶的汽车、装甲车，天山上空翱翔着我军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一九四〇年，除航空队外，经过两年专业训练的四百多名干部战士，奉党中央之命回到延安，被派往抗日最前线，成了我军早期的技术兵种骨干之一。从这本书叙述的这一段历史经验证明，领导者的高瞻远瞩，富有战略眼光，是加速人才培养的关键。

学习陈云同志重视人才培养的历史经验，加速我军正规

化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领导者就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得高，就是要站在当代各国军队发展的高标准、高水平上，看清我军同最先进的外军的差距。看得远，就是要看到我军当前人才建设的需要，而且要看到今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我军建设人才的需要。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搞好了，可以由第三代直接取代第一代，更新的周期短；而人才培养的周期长，必须一代接一代地采用新老交替和合作的办法，才能顺利地圆满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才培养方面的差距，是实现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薄弱环节之一。就空军的情况来看，基本情况也是如此。因此，空军党委已经决定，力争到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年以前，使空军所有四十岁以下的干部和四十五岁以下的主管干部达到高中或中专毕业的水平，使干部队伍中大专毕业生的比例成倍增加。

《星光照西陲》中在“倡导者陈云同志”这一节里，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陈云同志在迪化新兵营各大队，回到延安后又到抗大、摩托学校各个班级挑选人才的情节，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领导干部亲自选拔人才的光辉范例。新疆航空队学员的人选，是在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和张闻天同志积极支持下拟定的，条件是共产党员，年龄十八至二十岁，身体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营团干部，至少是连职干部。并且要在红一、二、四各方面军中挑选。陈云同志又将航空队预选对象请到他的窑洞，用提问，指定读一段报，一同下棋，在身后不同位置辨别怀表声音等多种办法，亲自面测他们的智

力、文化、视力、听力等。这样大范围的精筛细选，主要领导人亲自考核，保证了学员的质量。用这笔人才投资于我党早期的航空事业上，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组建的东北老航校，二十三名飞行教员训练班中有十四人，十七名机械教员训练班中有十二人是新疆航空队的成员，他们同起义的原国民党飞行员一起，用缴获的日本飞机带飞新学员，在两年内培养了成百名人民空军的第一批飞行员和大批机务干部。全国解放后，人民空军组建第一批航校，七名校长中有四名是新疆航空队成员。随着人民空军的不断发展壮大，这批干部多数成为空军的军以上干部。可见，领导干部精心选拔，舍得投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

由于历史的原因，红军干部的文化水平一般是比较低的。这样低的文化水平用来学习和掌握现代航空技术，差距是太大了。但是，共产党人有自强不息、克服万难的坚强信心和刻苦攻读、包教保学的具体措施，他们藐视军阀盛世才军官的嘲讽，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奋学习，取得航空理论课目全部及格以上成绩，基本驾驶术课目总平均成绩4.5分以上，超过了盛世才办的前两期学员的成绩。这些好成绩的取得，一是靠顽强的毅力，二是靠互教互帮，三是靠长期自学。他们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靠这些方法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多数同志达到了中学文化水平。新疆航空队的同志这些好的学习方法，也适应于今天有志于自学的同志，只要

象他们那样坚信：“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那末，自学成才道路上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顽强的自学精神来源于高尚的革命理想。革命理想是需要培育的。《星光照西陲》为我们提供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航空队学员的成长，悉心培养他们树立为党的航空事业而奋斗的历史史料。陈云同志深情地嘱咐他们：“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要保持党的荣誉”。周恩来同志两次到迪化都接见航空队的代表吕黎平、朱火华和严振刚同志，转达党中央、毛主席对学习航空干部的亲切慰问和勉励。他说：“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你们四十多名同志既有会飞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期望。”

“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更好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陈潭秋同志也经常抓航空队的革命理想教育。正是航空队的学员树立了革命理想，鼓舞他们战胜了成才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他们面对文化上的困难，航空技术上的困难和险恶的狱中生活，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

最后，还应当指出，一个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人，也应当是一个不辞辛劳，埋头苦干，不怕流血牺牲的人。在这一点上，这本书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共产党人牺牲个人的利益，为了党的事业奋斗牺牲的壮丽图景。

航空队的同志们大多数是红军营团干部，党把他们选到学飞行的岗位后，要长期地过相当于士兵的生活，“处处听

一名少尉的指挥”。由于他们有正确的奋斗目标，他们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艰苦的生活，而把这些作为锻炼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机会。为了争取多飞行，多学技术，掌握过硬本领，他们主动提出“要技术，不要官衔”，毅然放弃授军衔、发高薪的机会；为了集中精力飞行，他们在符合结婚条件下，主动提出“不毕业，不谈恋爱，不结婚”的口号；在机毁人亡的严重飞行事故面前，他们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跨进座舱，继续飞行。这就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奋斗、自我牺牲精神。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发扬这种精神，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

张廷发

目 录

第一章 悲壮的西征

西征的渊源	1
西渡黄河前后	7
组建西路军西进	12
九军兵殇古浪	15
五军殉难高台	16
决战倪家营子	20
石窝分兵	24
沿祁连山西行	27
戈壁滩受困	32
星星峡获救	35

第二章 迪化“新兵营”

进军迪化	41
------------	----

换装安营	44
“向文化进军”	47
“枕戈待旦 闻鸡起舞”	51
统战工作的干部基地	53
“从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	56
多兵种的军事技校	59

第三章 我党第一支航空队

倡导者陈云同志	61
进入新疆航空队	65
开学典礼	69
欢迎延安来的战友	71
航空理论学习	74
第一次飞行	75
闯过单飞关	79
布尔什维克教官和苏式训练方法	83
驾驶带雪橇的飞机	86
航空训练班	88
银票子怎么花	89
数学与萝卜块	91
航空队党支部	92
党中央代表陈潭秋	94
机械班毕业	96
空地团结如一人	100
周恩来同志勉励我们	102

逆流	105
请战书	106
改装新型战斗机	108
妖魅山事故	110
业余生活	112
沉渣	114
“要技术，不要官衔”	116
“泥塑木雕不懂情”	117
风云突变离开航空队	119
“党中央批准你们赴苏”	121

第四章 狱中斗争

“九·一七”事变	123
翻高墙找党组织	125
铁窗里的学校	129
“百子一条心”	131
绝食斗争	134
蒋经国先生“探监”	136

第五章 回延安的路上

“是党中央营救我们”	138
一台车一个战斗集体	141
穿过火焰山	142
挽留刘亚哲先生	144
静宁遇洪峰	145

越过陷阱	146
受困西安城	148
过封锁线	150
万人迎进延安城	152
附图：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征示意图	157
在新疆被困的共产党人返回延安路线图	158
后记	159

第一章

悲壮的西征

西征的渊源

一九三六年三月，西康的道孚、炉霍、甘孜一带，铅灰色的云朵堆满了天空，崇山峻岭笼罩在一片阴沉的雾气之中。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驻扎在炉霍城。在一间挂满地图的房屋里，总司令部第一局（作战）局长曹里怀，正领着我们几位正副科长紧张地分析敌我态势。忽然，张怀礼参谋送来全军最新实力统计表。一看到最后的累计数，大家都愣住了。

“全军只剩四万多人！”作战科长黄鹄显霍地站了起来，惊疑地问：“是不是统计漏了？”

我默默地拿起统计表，轻声地念道：“红四、五、九、三十、三十一、

三十二军、直属骑兵师……统计没有遗漏！”

刚才，大家围着作战地图热烈地讨论着，现在，都不吭声了。屋里静得好象空无一人。

这时，我的脑海里闪过一幕幕往事：

八个月前，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找我谈话后，我高高兴兴地随着叶剑英参谋长，从中央军委作战科来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任职。当时，两个方面军共有十万多人，共同北上开创川陕甘根据地，形势有多好呀。可是，身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却与中央的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向川康边境退却。他的这一错误主张被中央据理否决后，在率左路军到达阿坝时，竟要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

党中央察觉了张国焘的阴谋，率领一、三军团脱离险区北上后，张国焘擅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复经草地南下川西，并在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由于两过草地，部队已成疲惫之师，在地形、民情、给养都不利的川西地区，陷入敌刘湘、薛岳、杨森、李抱冰、刘文辉等部约五十个团的堵截围攻之中。我指战员英勇奋战，终遭挫折，无法立足，被迫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撤离地势平坦的天全、芦山地区，转移到群峰屹立、人烟稀少的道孚、甘孜一带。

在川西，我军与敌人连续激战数月，又翻越夹金、党岭两座大雪山，一直未彻查实力。部队从阿坝南下时还有八万余人，这次一统计，只剩四万余人！面对兵损一半的挫折，谁能不痛心疾首、悲愤满腔呢？……

我的胃肠忽然发出一阵饥饿的咕噜声，离下顿饭还早着呢，它就发出信号了。我烦躁地将视线移向窗外，只见漫山

遍野有许多人影在蠕动。那是我们的指战员在寻摘野生的“灰灰菜”和“荷麻叶子”。西康是藏民居住区，荒凉偏僻，物产贫乏。藏族人民受剥削压迫，半饥不饱，我数万大军一驻，粮食就更加缺乏了。我军每人每天的青稞定量不足一斤，因而人人饥肠咕噜。为了填饱肚子，只好到处采摘野菜充饥。

藏民信奉佛教，住房分三层，底层圈养牲畜，第二层住人，最上层供奉佛像。屋内卫生很差，疾病流行。我军许多指战员因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又感染了当地流行的伤寒病，部队缺医少药，减员严重。

西康显然不能久驻，下一步往哪儿去？

我把全军最新实力统计表送呈张国焘，并请示下一步行动。张国焘看完统计，摘下近视眼镜拭擦着，久久地不说话。最后，他扳着阴沉的面孔对我说，拟定向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转移的计划。

在作战科的地图上，我们第一次草绘了取道甘南，进军甘西北、新疆的路线。可是，当我们把图绘好，送给张国焘审阅时，他又不表示可否，将计划搁下了。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张国焘拿着机要科刚译出的陕北台发来林育英同志的电报，来到作战科看地图（南下后，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部门基本合在一起办公）。后来了解，林育英同志（化名张浩）曾与张国焘共事多年。一九三三年，张浩化名李复之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携带密码回到陕北，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中断了多年的无线电联系，并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接着，党中